

## 《如何將客家話切入社會——談客家禁忌語、歧視語》

彭欽清

### 一、前言

客家先民歷盡千辛萬苦，度過黑水溝，在台灣胼手胝足，以血汗灌溉這塊土地，在台灣也打拼出一塊自己的天地，在國民政府撤來台灣前、與閩南人，原住民共同經營的這個美麗之島。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台灣工業尚未十分發達，大眾傳播以報紙為主，收音機尚未普及，因此，閩、客、原住民在本島的分布情形，區隔的相當清楚。大部分的客家人集中在桃竹苗三線台中縣東勢、石岡、新社鄉，南投的國姓，南部的六堆地區，及花東兩縣部分鄉鎮。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大部分人只求溫飽的時代，客家人與其他族群來往並不十分頻繁，國語只是學校用語，所以客家地區的客家人只通曉客語，粗通國語，甚至還有人不知有閩南話者。

一九六〇年後，台灣工商業日益發達，工廠如雨後春筍，一間間設立。以務農為主的客家人，為追求較高收入的生活，大量自客家庄流入以閩南語為主的都會區。在同一時期，電視在台灣開始興起，每天播出五光十色的節目，於是國語、閩南語直接「攻入」客家庄，對客家語產生立即的影響。不僅是生活在都市的客家後代不習客家話，連在客家庄的不少客家人也有捨客家語就國語的趨勢。

有鑑於此，一群不忍見客家話在台灣迅速消失的年輕人在政府宣佈解嚴後，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創刊「客家風雲」雜誌，（一九九〇年改名為《客家》雜誌）第一次將客家人面臨的種種問題，一一拿出來檢視探討，同時陸續向政府提出客語廣播節目的要求，但是有關單位總是推三阻四。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客家風雲》雜誌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八日發動來自全島各地的客家鄉親近萬人大遊行，以「還我母語」為訴求，最後才爭得台視一個卅分鐘的「鄉親鄉情」的節目，以宣傳台灣省政府的政令為主。這麼一個節目也被東調西調，有時乾脆取消。而華視、中視則來個相應不理，一切推給「商業取向」負責。

眼見執政當局視本土文化如洪水猛獸，對客家文化之維護毫不見誠意，一批客家有志之士於一九九〇年成立「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呼籲台灣的客家人要做「新的客家人」，並積極投入各種運動，將台灣的客家覺醒運動推向另一個高峰。

自一九八七年解嚴《客家風雲》雜誌創刊，至「台灣公共事務協會」的成立，客家話逐漸在大眾場合使用。如客家雜誌以連辦五屆的「客家文化夏令營」，並承辦八十三年度全國文藝季「客家文化研討會」。「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也積極在全島各地辦理客家文化活動。每次活動參與者眾，發言也踴躍。另一方面，解嚴後，許多政府措施須經由與居民溝通才能付諸施行，因此，在客家地區的許多公聽會純以客家話進行。另外，民間對專屬客家電台的呼聲不斷，但有關當局仍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應付。一群以「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員的學者、律師、企業家，乃於今年中秋節在台北申請成立號稱四百年來第一家客家電台，並進行試播，以 call-in 方式進行，試播以來，反應極為熱烈。

筆者有幸曾參與大部分此類活動，發現下列兩種現象及值得探討，一是能操流利道地客家話者皆屬中老年者，而能講得韻味十足者，少之又少，這些人都來自長期住客家庄鄉下，未受國語、閩南話的影響。二是客家話以前大部分在私人場合聚會使用，加入日常粗俗的口頭禪，並不會令人覺得尷尬難堪。但是有些人將這些字眼用在公共場合，尤其是在 call-in 中播出。本文就針對這兩個現象，就如何使客家話切入現代社會，提出個人幾點看法。至於如何將現代科技、文化、藝術的觀念術語用客家話表達，也是要使客家話切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礙於篇幅，本文暫不論述。

## 二、如何使客家話切入現在社會

這裡所謂的切入現在社會，簡單的說就是要跟得上時代。客家話自唐宋之間形成迄今已千餘年。大部分詞彙都有固定用法，如實飯、睡目、屙屎等是，本身無褒貶之意，用在表示不會因時空改變而改變的行為，因此千餘年，這類詞彙甚少變化。但某些詞彙、語句，卻可能因時空改變而改變其意義，如客家話的「硬頸」一詞原是貶人之詞，形容人自以為是，不聽人勸，可是近年來「硬頸」漸漸用來褒揚人不屈不撓，頂天立地的精神。

另外，某些話語可能因形成當時眾人所見的表象，未深究其理而成，不一定合科學原理，如客家諺語「隔夜茶毒過死蛇」，顯然對近年來大暢銷的易開罐或鋁箔包的某某牌烏龍茶不適用。客家鄉下，大人不准小孩吃生蕃薯，謂「實生蕃薯，會生( )虫( 蛔虫 )」，印諸中藥原理，生蕃薯有驅虫作用，實後，蛔虫才排出體外。因此，這句客家話顯然地「跟不上時代」應該淘汰。

以下就客家話的如何切入現代社會做三點論述。

### (一) 慎重使用客家詞彙

不論是什麼語言，說出的話要讓人印象深刻，一定要用具體的話。也就是聽到訊息的人能很快在腦海中閃出一幅意象出來。如果聽者能夠在既有的生活經驗中輕易找出收聽到的訊息重疊的時候，意象便很自然地呈現出來。地方話之會予人俚俗有力的感覺，就是它採用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經驗的辭彙，從身體各部分到食衣住行的種種現象、行為都融入語言中，因此，方言給人感覺親切有力，但另一方面，因為常用禁忌語，而使人覺得低俗。

英語俚俗字典大都會指出何者為一般俚俗語，何者為粗俗，何者為禁忌語，要使用者小心。如 New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對不可說之禁忌語及會令人及震驚之粗俗語皆會加 及 兩種符號，讓參考者一目瞭然。

禁忌語，依 S I Hayakawa 的說法是 “ World of such strong connotation that they cannot be used in polite discourse. ” 他認為英語中的禁忌語與排泄物、性、金錢、死亡有關。

而 Peter Farb 認為西洋人長久以來認為語言禁忌是他們「高度」文明的表現，許多「不可說」的字都已委婉語來代。他認為太過忌諱用某些字而以委婉語取代，

反而會導致一些人有意去打破禁忌，使用這些禁忌的字。根據他的研究，許多學者認為語言禁忌并非高雅文明的表徵，而是對語言整體的傷害。他認為一個語群將某些字歸為禁忌語時，這個語群一方面看賤了自然事物，如性交和生理機能。另一方面人們因為罪惡感而造成一些暴露狂大量使用這些禁忌字，也使愛說有關排泄及性低級笑話的人有藉口。Farb 進一步認為美國人愛說髒話有幾個理由：一是引人注意；二是渺視現有社會的標準，顯出叛逆性；三是好鬥嘴的人認為說髒話是言詞攻擊最有效的方法；四是說髒話是用性來嘲笑威權人物的好方法。在引經據典討論 fuck 這個字之後，Farb 的結論是：要談一個主題時，為什麼不用某些通俗的字。

Edward Sagarin 指出，由於排泄及性事的過程、產物和器官而衍生出下列四類不同的語言：一、正式或專業性語言，通常用在醫學或法學界如 Copulation；二、較長但較不專業用語，如 to have sexual intercourse；三、委婉語或避談如 to sleep with, to make love；四、髒話，如 fuck，最常用、最粗、最容易說，但最不容易出現在文字上。Sagarin 認為這種話清楚，有意義，描述正確又容易使用，因此，很自然這些粗話會興起。

Richard A Spaeers 認為近卅年來，許多過去是禁忌的語言已出現在電視及電影中，一九六〇年代的「自由言論運動」把以前諱言的主題都拿出來談，相關的禁忌字也搬了出來。儘管如此，他認為在女性及小孩前談論性事的字眼仍然是社會上一大禁忌。

客家話自古以來代代相傳，絕少形諸文字，因此，漸漸形成許多有音無字的現象，最後只知其音，不知其意的情形。許多「了肖話」(髒話)，就在這種情形下，因人們習而不察，也變成了日常生活語言。以下就客家話的髒話加以整理、說明。

## 1 性事

(1) 俊：原指男性陰莖，常表

甲、輕蔑或侮辱：捱俊仔啦，俊分汝吮；

乙、愚蠢：(大)俊槌，俊俊，罕俊，俊話，俊面，俊子。

(2) 凌：亦指男性陰莖，常表

甲、輕蔑或侮辱：捱凌棍，凌分汝(渠)食(吮)，搞脈個凌，野凌屎(子)，沒(有)凌好食；凌就沒有食；

乙、爽或快感：堵(捱)凌；

丙、人：老凌；

丁、加強語氣：凌火著，凌火拼著；

戊、其它：畫虎凌，虎凌仙。

(3) 核卵：指睪丸，常表

甲、勇氣：沒核卵；

乙、奉承：巴結：托(渠)核卵；

丙、氣結：gien 核，bia 核；

丁、無事找事：核卵割落來款，核卵捲俊 pong。

(4) 𦵇：指精液，常表

甲、輕蔑或侮辱：罕食𦵇，𦵇就沒好食，搞脈個𦵇，𦵇分汝食；

乙、爽或快感：拂（？）𦵇，冶（？）𦵇；

丙、囉唆：𦵇𦵇鼻鼻，𦵇鼻一千擔；

丁、無知：毋知𦵇鼻。

(5) 腔廟：女性生殖器，常表

甲、輕蔑或侮辱：腔（腔）廟（廟），罕腔廟，腔廟癢，sei 渠腔廟，腔親凌親；

乙、擺臉色：腔廟面，面腔腔，面腔起來；

丙、女人：嬌腔廟，三八腔，Gada 腔，tesi 腔；

丁、其它：sei 腔仆，腔牙爛燦。

(6) 屌：男女交媾叫相屌。屌即國語之肉。常表

甲、侮辱：屌惹（渠）姆，屌惹（渠）姆個腔廟，屌惹（渠）姆個大腔廟，屌哀仔，狗屌仔；

乙、口頭禪：屌渠佢正好，屌惹（渠）尼出（孔），屌惹（渠）乳；

丙、責罵：屌屌滾，屌射（渠），分人屌射。

(7) 尼出：屁股也，常表

甲、輕蔑：惹尼出（孔），十嘴九尼出，嘴硬尼出有，嬌尼出。

## 2 排泄物

(1) 屎：常表

甲、傲慢：趨屎，趨屎拼天，屎棍條；

乙、輕蔑：罕食屎；

丙、其它：蠕屎虫，屎爬虫。

(2) 尿：常表

甲、輕蔑：尿水啦；

乙、其它：尿滴滴。

(3) 屙：常表

甲、胡言亂語：屙痢痢肚，痢濃滑痢，痢腔滑胗；

乙、其它：屙屎毋知風向，屙屎不曉換位。

(4) 屁：常表

甲、廢話：打惹（渠）臭屁，屁卵；

乙、輕蔑：屁卵屎，屁卵就沒好食。

以上的客家「了肖話」，依其對聽者的衝擊程度而言，依個人看法可略分以下三類。不過這種分類可因時、地、人、口氣、手勢而有所改變。

第一級是極其侮辱、輕蔑的用語，都和性事有關，幾乎以女性生殖器有關者皆可列入此級。其中又似「屌惹（渠）姆個大腔廟」最具衝擊性，這句髒話可依字數遞減及減用形容詞而減緩其侮辱程度，所以到「屌渠」時，幾乎成了口頭禪。

屬於這級的有：腔腔廟廟，罕腔廟，腔廟面，嬌腔廟，sei 渠腔廟，屌哀仔，狗屌仔，腔分汝（渠）吮（食），有（沒）脈個（脂）（漿）好食。

第二級是極粗俗，侮辱性沒第一級強，也都與性事有關，女性生殖器不用全稱時列入此級。屬於這級的有：三八腔，Gada 腔，tsei 腔，講漿話，（大）俊子，俊面，腔親凌親，搞脈個凌（漿），sei 腔仆。

第三級是粗俗用語，但幾乎不具侮辱性，有的甚至已成為口頭。屬於這一級的有：俊槌、俊面、俊俊、罕俊、老凌、畫虎凌、虎凌仙、毋知漿鼻、漿鼻一千擔，堵（捱）脂、拂（？）漿、冶（？）漿，Gien 核，bia 核，屌渠佢正好，屌渠尼出（孔），屌渠乳，惹尼出孔，嬌尼出，趨屎，屎棍條，尿水（屎）尿滴滴，屁卵，屎卵屎。

## （二）不歧視弱勢或其它族群

古今中外，從個人、團體或族群、國家都已自我為中心，這種現象也充分反應在語言中。對非我族類的人事物都加以蔑稱，甚至說話者認為是「異類者」，如殘障、不同行業等，都會對之亦無好言。

Gordon Allport 在檢視語言與偏見的交互作用中，認為許多人可用兩種不同的標籤方式稱呼，一個比較少情緒性，一個比較多情緒性，而比較多情緒性的往往是侮辱性的。

Peter Fard 認為英語是一種性別歧視的語言，它以犧牲女性的方式來表達對男性的某種刻板態度。所以整個語言群把男性價值觀當作標準，而成為說該語言者的價值體系。

Haig A Bosmajian 指出，語言可以強力影響 identity，人們一再利用語言來給個人或該個人組成的群體下定義，並且把他們弄得毫無人格的屈從。

客家話對弱勢團體或其它族群的蔑稱字眼不少，大致可歸納成下列幾類：

### 1．女性：

細妹鬼仔、細妹屎仔、細妹拐仔；婦人家之脈個；最毒婦人心；兄弟像手足，脯娘像衫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豬隨豬，嫁狗捲狗，嫁著狐狸滿山走；三個婦人家，當過一輛車；男人斷掌有官做，女人斷掌守空房；男人嘴闊吃四方，女人嘴闊食虧郎。

### 2．殘障：

青盲仔，摸目仔，癩手跛腳，長短腳，跛腳仔，癩仔，聾 guang，臭耳聾仔，啞狗，啞腔，啞麻，巔麻，巔仔，摳背仔。

### 3．外族群

- (1)原住民：生番仔，番仔，番仔鬼，高砂仔，番仔犀，罕番，番番，番仔狗，番牛麻，屙屎嚇番；
- (2)河洛人：河洛仔，齷天仔，河洛屎，河洛鬼，河洛漿；
- (3)外省人：外省仔，外省鬼，阿山仔，長山子，長山麻。

#### 4. 小孩、老人：

細 jiau 仔，細鬼仔，老貨仔，老巔東。

#### 5. 行業：

做戲仔，吹笛仔，工友仔，賣蔡仔，技工仔，撿骨仔，剃頭仔（鬼），齋麻，齋姑仔，齋公仔，老兵牯。

#### 6. 體態：

矮牯仔，矮古董，矮輟凌，皺毛仔，白毛仔，光頭仔，大箍牯，大箍麻，目仔，面仔；矮人多心事；矮仔心肝短柄秤；十斑九梟，一斑毋梟，雷打火燒。

#### 7. 其它：

死老公仔，死脯娘仔，沒老公仔，沒脯娘仔，後來麻，肉毒豬麻，人毒後來麻；雲下日，後來麻；早死爺娘沒人教招。

上述的各類輕蔑字眼的形成方式，大概可分成下列幾項：

1. 原詞本身及含輕蔑意者：番。
2. 加表低一等的「詞尾仔」：細妹仔，跛腳仔，河洛仔。
3. 加用以形容詞動物的詞尾：啞麻，老兵牯。
4. 加男女生殖器為詞尾：矮輟凌，三八脰。
5. 加排泄物為詞尾：細妹屎仔，河洛糞仔。
6. 加「鬼」為詞尾：番仔鬼，剃頭鬼，細妹仔鬼，細鬼仔。

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不分族群、性別、職業，一律平等，用歧視性語言只充分表示自己的無知，狹隘和本位主義。客家話要現代化，應將這些字眼去掉，代以無歧視涵義的詞彙。

### （三）挖掘客家話寶藏，配合時代脈動

經過千年來的使用，客家話代表客家人一套生活經驗和對人生的態度，雖然前人經驗並不是百分之百正確，許多客家話卻十分傳神，或深含人生哲理，用在現代的社會絕不會落伍，也不比其他語言遜色。可惜隨著國語教育的普及，許多客家人對自己的母語反而覺得生疏，加上年長者日漸凋零，許多話語隨之而去，實在非常可惜：宜趁早廣為蒐集，整理客家詞彙、諺語，讓下一代客家子弟或外族群的人可以有系統的欣賞客家話之美，進而去學習，藉此方式保存發揚客家話。

以下就個人所蒐得幾則詞彙、諺語為例，說明如何以現代的觀點來詮釋它們。

#### 1. 折福：

客家話對可吃可用的東西隨意浪費或丟棄的行為叫「折福」。「折福」的教訓意義遠大於「浪費」，也較具體，並較具時代意義。所謂「折福」就是折損福氣，說重一點就是罵人「孤無夭壽絕代」。一個如果隨意把可用可吃的東西無節制的消耗或丟棄不就是在折損自己的福氣？在一切講節省能源，注重環保及生態平衡的現代社會，「折福」更具現代意義。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要為後代子孫著想」，「讓後代子孫享有美好的大地」。但是偏偏許多人是「折福的一代」，大吃大喝之餘，還倒掉許多食物，好好的衣服家具用品也隨手丟棄，當

此以往，有一天後代的人將無資源可用，這就是折福。

## 2．封山封水：

客家地區在「打醮」時，有許多繁文縟節，當地的居民都必須遵守。其中一項是「封山封水」，在規定期間內不准上山打獵砍柴，不准下水捕魚，不准在河中洗不潔之物，以此方式表達人們對天地大自然的崇敬，視萬物為一體。透過這種一事，教導下一代如何尊重我們的自然環境，如何珍視其它動物植物。只可惜現代人只知行禮如儀，不知儀式的真義，因此，在「封山封水」後，又大肆宰殺，大肆吃喝，大肆破壞大自然。

## 3．死鹹，昔心田：

客家菜以油鹹出名，主要是因為早年客家人住在山區務農為多，必須有足夠的鹽分，才有體力從事非常耗體力的工作。以現代醫學觀點來看，太鹹的東西對身體不好，容易引起高血壓，造成中風死亡，而客家話稱太鹹叫「死鹹」，是否因此而來，不得而知。不過以「死」和「鹹」結合卻很有阻嚇作用。

相對的，客家人對甜食似乎比較不喜愛，尤其是太甜的東西，讓人吃起來有膩的感覺，客家話稱這種膩人的甜叫「昔心甜」《史記》幸鄧通列傳 記載：「太子入問病，文帝使昔癰，而色難之。」「昔」唸「柞」，是用力吸吮的意思。吃太甜的東西，人會有心臟要被吸出來的感覺，而會「打慄悸」，以「昔心甜」來形容東西太甜，實在傳神，有力。另外也合乎吃太多甜的東西，容易引起心臟病的現代醫學理論。

## 4．等水難滾，等子難大：

諺語是語言的結晶，結合前人的經驗與智慧而成。每個語族有它獨特的生活經驗，所以它的諺語也有其獨到之處，尤其是在講天候的時候，如「東虹晴，西虹雨」，「清明晴，魚仔上高坪，清明雨，魚仔陂下死」等等。而一句諺語，可能也會因所在的地方不同而有所改變，如苗栗一帶客家人用「爺娘想子長江水，子想爺娘擔竿長」感慨父母養育兒女的辛勞未能受兒女相等的回報，這句諺語在桃園新竹客家地區卻常說成「爺娘想子長江水，子想爺娘一陣風」。

許多時候，人類的經驗和對人生的看法有許多共通的地方，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是也。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各有其風味。如客家諺語「等水難滾，等子難大」就是以最淺顯的事物說明涵義甚深的道理，相信也是普天下為人父母共同的經驗。英文諺語 A watched pot never boils. 用來譯「等水難滾」應該是相當信雅達的。只不過這句客家諺語重點是在「等子難大」，以現代青少年問題之多，父母之難為，真是一語道破天下父母心事。

蒐集整理客家詞彙、諺語工程浩大，並非個人或一家出版商能負擔的事。近年來，苗栗中原週刊社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編了《客語辭典》及《新編客家諺語》，是目前蒐羅最廣及資料最新的重要客家話參考書。不過限於人力財力，遺漏之處仍多。

要把客家話的寶藏挖掘出來，非要用大規模，有系統的方式進行不可，這又牽涉到財力人力問題。如果執政當局有心推動客家文化，珍惜客家語言，應該以

專款專用方式，循台中縣政府與清華大學胡萬川教授合作的方式進行，一定可以挖出許多有草根又道地的客家詞彙和諺語。

### 三、結論

本文主要是指出使用客家話時出現的某些現象而提出改善之道。不過，筆者絕無倡導禁絕「了肖話」的意思。髒話本身也是語言重要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學教授 Allen Walker Read 在一九三四年稱禁忌語為一種語言的「病態」，他認為要除此語言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這些禁忌字。他甚至認為最好自家裡開始做起，Read 教授的主張雖然有點極端，但證諸近年來國內外禁忌語的日漸廣為使用，似乎不無道理。不過，開放的底線在哪裡？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本文所列的髒話只是筆者蒐集所及，相信仍有許多未列入。

許多客家後生可能從未聽說過這些髒話，也有人不知不覺在使用這些髒話，因為他們不知道那是髒話。如今知道那些是髒話後，日後，會不會再使用？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題目。依筆者之見，要使客家話現代化的第一步應該讓小孩從小知道，那些是髒話，什麼場合可以說什麼樣的髒話，總比一味的避諱，使小孩在成長過程中胡亂學到說髒話，在不該說的場合也講要好的多。

歧視性的語言，是造成人與人衝突的重要因素。而許多客家人在使用這些歧視性語言時，根本不知道這些字眼帶有歧視意味，心中毫無歧視意思，只是人云亦云。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往往發生無謂的誤解衝突。因此，如何讓使用客家話的人知道哪些語言帶有歧視性而避免使用，也是使客家話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客家話在台灣受到國語與閩南語的夾擊下大量流失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台灣至少還有兩百萬人在使用客家話。它和閩南話極南島話一樣是本島上極珍貴的文化資產，要使這珍貴的資產得以保存，除了要靠其它語群的人尊重支持及政府的積極作為外，最重要的是靠客家人自己，也就是客家諺語說的「倚恃別人，毋當倚恃己家」。令人痛心的是有許多客家人不曉得好好珍惜自己這麼優美的語言，甚至還棄之如敝屣。幸好有些有志之士，零零星星的在為保存發揚客家文化默默努力，對挖掘客家話寶藏不遺餘力，但就是缺乏一個有組織系統的研究，造成許多人力物力無謂的「折福」。所謂的「一個好漢三個幫，五指成拳有力量」，寄語各行業的客家鄉親，在本行努力之餘，請給客家一份關懷，替自己的母語盡一份應盡的心力，只有靠大家合力灌溉施肥，客家話才能在島上蓬勃發展。

（本文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於國立師範大學主辦之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研討宣讀）